

MS. WILKINSON CALLED ME NEPHEW



BLADEFREGA

WILKINSON 女士叫我侄子

这是一个温暖的星期天，2026年8月23日，和许多别的星期天差不多。

简单的午饭不是让步，而是一种仪式。下午短暂的休息是个例外，只为了让早上异常高涨的多巴胺在一件意外之事后恢复正常：今天，Bing把我的一个页面排在了全网第一位，搜索的是一个与我的母亲Gillette相关的问题。

我的祖父在第二位看着，微笑着。

他看起来并不生气。

今天我还发现，King Camp Gillette于1932年7月9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读到这个日期的那一刻，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我自己的项目gillettenarrative.com诞生于2026年6月9日。

在他去世94年之后。

而且，按照我和自己立下的约定，比我计划在2058年的离去早33年。

当日期开始汇合，开始以意想不到的精确彼此契合时，人们不禁会相信，也许还有另一种算法在起作用——它的样子与我们早已习惯的那些几乎毫无相似之处。

像每次这样的时刻一样，陪着我的英语爵士乐。

如今，我家里的吉他和曼陀林已依着自然的寻常法则沉寂下来，这是我的头脑唯一能自然接收的音乐。

然后我打开邮件。

一记重击直接落在心上。

Samantha从伦敦来信。

她是Wilkinson女士的外孙女。

我的Maggy姨妈。

交叉双剑的那位夫人。

那个不久之前，当着她全家人的面，叫我侄子的女人。

她的信很简单。

Maggy Wilkinson女士去世了。

按照她本人的要求——她足够了解我，预料得到我的反应——消息是在下葬之后才告诉我的。

我们是英国人。

一滴眼泪找到了它的位置。

死亡从来不是美好的事。

它只是一件你永远不太料得到的事。

在我一生遇到的所有女人当中，这位后来认下的姨妈只占了短短一章。

但她的角色至关重要。

她帮我明白，贵族气质并不只存在于头衔、纹章或世袭的特权之中。

它存在于举止之中。

它存在于行为之中。

它存在于说英语的人常称为aplomb的那种品质之中。

它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词。

格调。

我写这封信给她。

给她的家人。

给我自己。

给每一位有一天可能来到这里的读者。

我以一句熟记于心的话开头：

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是因为我们遇见的人，谁也夺不走这一点。

医学文献常常滥用那些需要确定性的病人心甘情愿赋予它的权威。

它经常告诉我们方便的东西。

很少告诉我们重要的东西。

他们说，从出生到五岁的孩子没有记忆。

说他们留不住记忆，因为必要的认知结构还没有发育好。

按照那种理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带着五年的黑暗。

可我记得母亲打我的耳光。

我记得幼儿园老师打我的耳光。

我不记得次数。

它们从偶数开始，从没在奇数上结束。

我们成年后挨的打也差不多是这样。

没人去数。

记忆不会把它们当成统计数字归档。

它把它们悄悄存进灵魂里。

多年以后，再把它们作为文字取出来。

再见，**Maggy**姨妈。

愿你无论如今在哪里继续旅程，都受到欢迎。

双剑一直交叉着，直到你从它们下面走过的那一天。

永别了。

你的侄子。

Nando The Scribe

Ferdinando